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六

門人通政司叅議張翊編校
後學新會縣教諭俞樟重校

墓誌銘表一十五首

封署郎中事員外郎魯公墓誌銘

公諱真字伯真別號素軒右副都御史魯公父也其先寧國之涇縣人洪武間大父以寧國守禦民調戍南昌歸老于涇其子通寶由南昌轉戍廣之新會因家焉通寶生公父保輓勤儉理

生實基乃家及公而新會之魯始大公長者初
補隊長卒伍爭較曲直不屑爲辯而以理譬解
之恒愧服謝去於所事尊貴人有過面折之無
少回讓貸者告窘或索券焚之正統間民虞黃
賊之患將至挈所有赴城老幼扶携塞路守關
者爲不便於民公力爭止之曰城守所以扞民
民有急宜早爲之所奈何拒之旣而賊奄至城
下圍旬日不解瀕海騷然官出榜招諭民之從
賊者公使人於常所往還之地曉以利害所在

使民趨避之不疑由是得免於兵患人至今德
之公生於永樂癸未某月日卒於成化甲辰某
月日享年八十有二先是予歸自京師未抵家
前一夕夢見公化爲嬰孺嘗夢數人爲嬰孺者
輒死未幾公病遂不起嘻豈敢數也耶公娶同
邑訓科周旋之女賢克相公先公若干年卒葬
歸德里之鳳山子男六人長曰賢先卒次曰能
即都憲公曰英曰俊曰秀曰傑英秀皆義官俊
未仕傑陽朔訓導女二人適何宏葉蒼及公之

存孫男十五人曾孫幾人壽祉子孫之繁人以
爲積善所致也都憲公由進士官戶部以其官
封公署郎中事員外郎贈母宜人初有司命選
武衛子弟之良者入學公環眡諸子以都憲公
充選蓋識之於穉孺時也都憲巡撫甘肅公計
至解官歸薨于路諸弟奉公柩將以今年丙午
冬十二月十九日合葬于鳳山之原以狀來請
銘吾先子處士與公舊思先子而不得見見其
所與猶父也不銘公墓奚以辭銘曰源之華舒

舒柯之實纍纍人無固本兮草木弗如澤不竭
兮公之餘我銘示後昆兮勿替厥初

朱君惟慶墓誌銘

君名惟慶字汝善桂陽外沙朱氏贈資政大夫
右都御史諱思諫之子故太子太保誠菴先生
之弟也君生三歲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學於掌
教陵先生某先補太保儒學生員次將補君家
籍戎偏橋衛有司以君充戎母夫人胡氏謀盡
棄其所有以贖君君奮曰男子之始生也懸弧

以志偏橋戎於吾何有貨以圖之不恤家恤我
遂太夫人心室如懸磬使吾兄朝夕憂衣食之
不暇而暇爲筆硯憂乎於是毅然請行至則見
者無貴賤遇以禮不敢以常卒伍例視之其地
有橫蠻黃一竒奪孀婦李氏爲妻君於其夫爲
族兄弟李氏使人告難於君斷一指以示信蠻
知禍將及亟餽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即日以
其狀白於官捕蠻投衛獄死焉居隣盜者君知
之而未能徙盜憂不見容以所劫帛獻君從容

於之於義火其帛盜亦感悟都指揮告某由是
重君爲人將謀進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獨以毋
老哀鳴一衛憐之遂得解伍以歸間奉太夫人
來廣就其兄叅議之養遇鹽商餽白金百餘不
顧而去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亨也不
藉勢以徼利其才如此與太保俱學其不遷業
於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觀也夫君娶何氏生
男子四人恒益選節女二人長適何紹箕次適
胡紹海君生于永樂己亥十月十五日卒于成

化丁未二月二十五日壽七十及君之存孫男
十人玳瑁璠珂琨珣瓊玕瓊瑤恒與諸弟卜今
年十二月辛丑葬君里之栗堆節以其狀走南
海干銘於予爲請者曰太保知先生者先生以
太保銘不可乎乃序而銘之

外沙之族何以名詩書先後著簪纓汝善可欲
介以清匪我不學困于兵搜抉幽隱爲君銘有
譽于試惟我徵

李子高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昂字子高別號鉅齋少孤奉母至
氏孝謹處於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
泰庚午之秋母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君得報
慟絕失於奠沛之初不能捐生以赴飲恨而卒
予從何宗濂跡君甚矣君之所爲不足以盡君
之心也遭時擾攘母子兄弟異處君獨以一身
周旋其間恩非不足於膝下而病於仁愛非不
足於同氣而窮於智天地鬼神臨之親戚朋友
鄉黨孰不知之而終不足以釋君之心至不能

白雲集卷六
三十三
瞑目以死甚可哀也君與宗濂同邑里世居番禺之沙灣宗濂久從予游實君之子壻也與君之族子珍撰述君之世次行實爲其子孫請銘於予君名臣之後八世祖文溪先生忠簡公諱鼎英宋龍圖閣侍制尚書吏部侍郎考諱彥章君娶同里趙氏生子男一人曰宗元早卒女一人適宗濂者是也孫男四人振綱振俗振安振芳君之生以永樂甲申其卒以景泰辛未二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八是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

壘里之金釵山趙氏祔焉狀稱君長厚恬靜自適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尤樂吟詠春秋致嚴於祀事接人無親疎一以誠宗濂當不我誣也銘曰生不足歸於天義不足何有於年烏虜子高之心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處士陳君墓誌銘

始者郡諸生馬龍爲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父處士忍菴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仙村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

瀆其交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戚上下原隰
相地之便宜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鑿大笠往
來於蔗畦稻壟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
收田圃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
拓土業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
請惟先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畀之銘旣而
東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
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余遊匡山
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余旣與東淵凡所紀述令

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畧無一言及于銘
余益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粗可
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教授南雄儒學
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
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
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
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
少言與物無競非橫之干直受之而不報故自
號曰忍菴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

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
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未榮以其年冬
十二月某甲子塋處士于曾岡頭祖塋之左未
銘烏虜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余初
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
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
于厥祖有光邪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詞曰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
異乎人不求合乎人委歲月於農圃手足聯地

既裕其身又以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
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奚疑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
誦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及
他書而不以媒仕進志非不立也才非不充也
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已非與人異也父歿於
官母挈諸孤匍匐萬里扶護來歸憂極成疴是
以不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

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
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未榮以其年冬
十二月某甲子塋處士于曾岡頭祖塋之左未
銘烏虜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余初
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
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
于厥祖有光邪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詞曰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
異乎人不求合乎人委歲月於農圃手足胼胝

旣裕其身又以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
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奚疑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
誦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及
他書而不以媒仕進志非不立也才非不充也
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己非與人異也父歿於
官母挈諸孤匍匐萬里扶護來歸憂極成疴是
以不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

痛亦痛毋飯亦飯其兄慷慨嗜酒衆目之爲酒
豪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
晡旣醉而歸率諸卑幼迂於途或徑至飲處扶
前曳後徐徐而隨蕭蕭而趨莫敢少拂其意雖
以弟之貴窮公卿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若
是者吾謂之賢不可乎此故處士嘉魚李君行
實之著於州閭吾聞其子承箕之言也李氏之
先世自西江武寧來居嘉魚至名遠仕元爲譯
史君之四世祖也大父奐洪武間舉巡檢父善

教諭叙珙咸以弟官贈至通議大夫副都御史
祖母熊氏母童氏俱贈淑人君名阜字元春伯
曰陵是爲酒豪非直酒豪於義亦豪李曰田曰
郊田即所謂貴窮公卿而以其官贈三代者也
兄弟四人相爲師友而庭無間言君娶鄧氏承
芳承箕其二子也皆舉進士有名長女適王鉅
臣次適游恢皆蒲圻儒家子承箕以今年首夏
至白沙留數月不去因得問君家世之詳君年
五十一卒塋蒲圻之某山今七年矣承箕至是

屬予以墓銘予少不樂多學老益孤世豈以文
而望予何承箕所嗜與人異謹爲序而銘諸
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毋疾
子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寶安林彥愈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彥愈字抑夫居室外種竹十數箇
自號曰竹齋君上世閩之莆田人有諱喬者宋
紹定間爲廣州路別駕卒于官其子曰新塋之
寶安之茶園山因家茶園曰新生慕昇慕昇生

可父可父生茂賢茂賢生信本娶黃氏君之考
妣也自別駕至君凡七世世爲茶園人君性快
朗贍於才而周於事有忤之者聲色爲突然其
消也可立而待少衣食于賈賈所至勘耳目所
接事好惡久之若有得者手書小紙帖示胤兒
光曰樹立宜如是乃范文正畫粥長白山時事
也復畀之全集曰是爲汝師居常於外見一名
文字時所稱者亟手錄與光攜錢入市買書卒
惟光所欲得不問值寡多光爲舉子業夜分起

讀輒爲戒曰兒勿苦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
設令勦形神得官於輕重計不亦左乎欲速不
速不欲速速之非善爲速者也光旣領鄉薦未
即仕來與余游君益爲喜光誅茅攬山爲脩業
之所君笠屐日至視工築不少廢暇時爲光錄
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板本出乃已光感而
歎曰父師覆育光得一日於此如得一月一月
如得一年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君聞而領之時
論多弗合者君視之漠如也光旣杜門攬山同

時士往往有紆青曳紫照耀閭里者親舊以其
落莫告君裁君爲不肖眷徐呼光謂曰汝學如
是欲有立即汝能立吾啜菽飲水死瞑目矣蓋
父子間自爲知己人莫能間也君虔於事死遇
宗族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君
惟恐小拂其意治家不遺細碎庭宇必潔畚帚
必親田圃樹藝之事與僮僕均勞逸身所服用
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
也嘗以仲秋天日晴朗攜諸子壻暨後生可意

者數輩往遊羅浮登黃龍飛雲頂坐盤石引葫
蘆酌酒徜徉信宿而後返君所好奇也哉君娶
游氏生二子男四女曰明者光弟也孫男一人
曰仲孺尚幼君卒之前一日植菊數本石竹一
本與客行酒笑語竟夕凌晨將起就盥倏逝去
實成化己亥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五光卜
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君于銀瓶嶺之原狀來
乞銘乃序而銘之

先世英自莆田少服賈困魚鹽僥弗長積乃宣

謹其徵在欖山

處士容君墓誌銘

東良處士既歿之二十八年爲今成化之十一
年歲直乙未其子珪始以其墓乞銘于白沙陳
先生辭之曰銘以昭德考行予生也晚不及見
鄉先進而今談者亦不聞鄉先進某有某事某
異也惡乎銘珪以狀進予閱狀喟曰是何足以
驚動世俗徼譽於鄉黨閭里耶蓋世所恒稱道
者其事必有異乎其衆驟而語之可喜可愕故

相與樂道而傳之也處士才不爲世用施於其
家者亦曰爲子不得罪於父爲弟不得罪於兄
爲父兄不虐棄其子弟云爾處士之不見稱於
時宜也雖然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
裘夏葛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道率其常者無
顯顯之形也惟夫事變生於不測智者盡謀勇
者盡力捐軀握節死生以之夫然後見其異也
而豈人之所願哉處士韜光里閭正終衽席則
其見諸銘者殆亦不過是而已茲其常也處士

容氏名某字某娶阮氏生四男一女處士之
生以求樂庚寅二月十九日卒時年三十九珪
率其弟璵璣以某年月日葬處士于三岡社
馬鞍山木已拱云銘曰伏其龍蛇逍遙雲霞綱
紀孝友以裕乃家于我銘者其在茲耶

朱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胡氏諱盧桂陽處士胡廣之女年十九
歸同邑朱氏爲誠菴先生夫人誠菴先生者故
資政大夫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

英也公幼而岐嶷夫人之大父芳見而異之手
捫公頤以夫人許之卒定昏焉公自游邑庠舉
進士爲監察御史歷諸大藩政績顯著至入臺
爲股肱晝爲夜思四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夫
人實相之夫人之事姑也以姑爲心以心爲孝
和氣蒸于一家聞從公于外常携族孫竒竒得
痢病穢不可近夫人親與湯藥夜禱于天曰諸
叔祖無一後獨此孫尚存天若弗祐願吾子代
之竒疾愈平居事紡績不少替旣貴猶以身率

下自旦至夜分不寐以爲常謂食祿之家惟一
侈易流爲之鐵簪布裙以防之男未冠女未笄
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之教也過蘇見故
黎邦伯長子凍餒無可仰給於人爲解衣衣之
以粟周之顧謂諸子曰邦伯食二品祿足以佑
其後人使其家不驕不侈不逞威而作勢以取
快於目前寧有是戒之戒之夫人以勤儉成性
而教其家不能者約之其視朝領一官暮取諸
民作器皿宮室衣服以愚弄其妻子者何如也

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
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吾入其
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
瞻題名陶長官不以家累自隨公舍人自桂陽
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是謂有之不居得而不
爲吾以觀於夫人事徃徃槩之公不約而同殆
天合也夫人居家事小大處之咸宜至臨大利
害決大去就屹然以身當之尤人之所難也正
統己巳盜起閩浙間公以名御史治盜留夫人

於北京時

英宗北狩未返虜騎將薄都城或謂夫人盍去諸夫
人固叱之召諸子前曰虜何能爲設有不幸臣
爲君死義也奈何去之夫人先後累受

誥封至夫人揆於德真無愧也夫子五人守孚守順
守謙守蒙守賁守孚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先
夫人一年卒守順守謙未仕守蒙領鄉薦守賁
生員側室徐氏出也夫人一視之二女皆適官
人及夫人之存孫男十五人女六人曾孫男五

人女二人夫人生未樂 其卒以成化

壽七十三是年十月甲子守頤等塋夫人於高

陂祔公墓也以狀來請銘銘曰

德之愛孰與色之愛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後
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錫之
祥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繫夫人之澤兮百世可
忘歸骨于高陂兮永與公同藏

何庭矩母周氏墓誌銘

成化八年壬辰四月日番禺何庭矩之母卒卜

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塋邑之永泰鄉石馬

山祔其親之兆庭矩先事告伯兄庭桂以狀走

白沙來請銘庭矩在諸生中齒長而賢首率諸

生事余余懼與庭矩比諸生成進曰是生庭矩

者也非是毋不生是子徵賢母也子宜以其賢

銘予乃閱狀毋姓周氏諱某番禺人福建都司

都事君諱普敬之女澤庵何先生諱淵之妻性

孝敏勤恕始辭襁褓得一果必以獻諸母事鍼

縷刀尺巧不俟教絕人臨事恪而有法勞不厭

也博愛而善喻人不待矯而至也年若干歸何
爲冢婦愛舅姑如愛父母奉賓客如奉祭祀雖
居流離未嘗窘戚爲戚裂平居處於娣姒得娣
姒處於媵侍得媵侍處於族親無貴賤內外尊
卑賢否咸宜故視其疾者無不憂哭其死者無
不哀也自澤庵歿專家政至是若干年而終春
秋七十二子皆已出二女皆已有歸始新喻胡
公以按察僉事提調學校嶺南庭矩爲郡學生
員首以文行見器重及秋將試庭矩一旦謝去

公弗能止親舊欲其仕進群來譁庭矩庭矩閉
門拒之有議其毋謝曰兒削行爲君子耳吾何
尤庭矩倍益厲若負重進進不敢爲少懈毋之
訓使然也嗚呼賢哉銘曰昔有尹母和靖實賢
今有庭矩豈無母焉卓彼兩母輝光後先我銘
其墓以求於傳

王徐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藻軒甫之耕塢里
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佩至君連三世不

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載囊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所生同於已子凶歲貸貧者粟領廩倒困而出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親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勸借助脩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往往有焉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捐之弗計也有司以

聞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勝日置酒邀賓客飲於臺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游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昭

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舉進士未第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君生永樂丁酉卒之時年七十二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某原惠州別駕林君仲璧以大理之狀爲致其孤之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別駕則誠愛君矣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謳髣髴記之其辭曰富而居畝畝體便輕暖口足甘肥左右僮僕隨意指揮騎款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親

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
蒲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
用其心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
福人也賢於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爲子
孫願之其王君之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
奚言

漁讀居士墓誌銘

何氏世居番禺之沙灣當宣德正統間有號漁
讀居士者名貞字紹元取適於漁常讀書遇良

夜皓魄當空水天上下一色居士手持竿線呼
童冠三五高歌走解艇遨嬉于江歸則焚香佔
畢坐牖下吟哦過夜分不寐以爲常尤善飲酒
子第取杜詩之可歌者爲越聲歌以侑觴居士
頽然真率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時吳侃王子
倫皆鄉之名士非四人之儔者弗與飲焉景泰
己巳之秋盜起南海東西亘數百里没于賊居
士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王師至討叛玉石俱焚
始爲請於官持檄至鍾村鎮招之全活甚衆沙

自集卷六
九
灣人至今德之居士行必顧義言必顧道將屬
續猶顧諸子申以平日之誨言曰吾世宦之後
族大以蕃勿倨以高寧儉而卑忠信基之禮義
行之親賢取善佞者遠之培之埴之勿替書詩
先其義後其利薄已而厚彼廣積而約費惟家
廟之奉墳域之治賓師之養窶弱之施則致隆
而不可復惜俾子孫承守世世而勿以淫侈壞
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涯矣語已而卒
居士生洪武戊寅卒之時天順己卯六月十六

日也六世祖諱起龍仕宋官至太常大卿考諱
志明妣趙氏初娶三山崔氏清獻公七世孫也
生子男六人浩瀚淳淑靜沂女二人繼室簡氏
楊氏無子崔氏先居士二十年卒塋里之羅山
六子奉居士柩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合葬其
地儼兩繼室焉成化歲丙申靜始至白沙從予
游又七年壬寅夏五月乃以其狀來乞銘銘曰
世之昧昧奔名與利有卓其英以不混世或貴
而賤或賤而貴揮觴以爲適投竿以爲戲故不

知老之將至

馬甘泉墓銘

宋有名馬其名甚大衛公得之空群莫駕九世
曰楨育德于野一本於身祖德勿舍今其歸矣
附于馬灑我則銘之後有興者

陳冕墓銘

伯道有子劉蕢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
子文蹈此高墳我銘慰子顯于千春

志孫杌壙

成化丙午之歲秋九月七日景易之婦死氏生
次孫以周易筮之得渙之比占曰渙奔其杌悔
亡因以杌名之明年春夏之間疫作里中之兒
十五亡于疹杌朝病夕愈面光射人見者咸驚
其異未幾婦携杌如外氏得疾將歸俄而風雨
暴至連數日不止比歸瘵弗及張目視左右泪
潜然下如不忍捨其母然少頃遂絕七月十六
日也杌生質異常兒清揚婉兮太夫人撫之喜
曰似其祖又熟察其寢與啼笑蚤夜之有常曰

無不似天昇我杙將恤我後我固無以活之痛
哉是月巳丑葬白沙萌園岡冢婦梁氏墓左誌
其壙以畢予哀云生之異保之未至媿極生哀
哀極生媿何以寫之爲壙記

封燕山左衛經歷張公墓表

公諱子真字伯大姓張氏家南海之西滘村自
西滘鼓柁並南下得風水之便其至白沙一日
耳余嘗聞公於番禺李禎德孚曰有恒人少力
田給數口無贏衣食不爲耻晚歲旣家裕又以

其子官徵仕卽贈燕山左衛經歷公不色喜自
奉養儉約如歷田時對鄉人輒自稱姓名以語
篋命服不以新易故葛巾布裘曰吾素性乃爾
卽不爾吾敢忘吾初故公之度大一鄉一鄉人
咸嗟以爲有德余聞士不耻賤貧雖富貴而弗
驕則不失義不離道入於患得患失碌碌爲鄙
夫以是考公之迹而揆其所用心謂其無以異
於今之人則吾不信也公積於家者厚矣余特
表其大節以爲世勸公以農業起家故自號曰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六
徵時徵者類有御史之拜云
羅倫榜進士泰也近以宰沙陽政最被
男八屬於余以表公之墓者徵仕郎所出丙戌
三妻何氏子男五長者某徵仕郎也次某某孫
之妣梁也生于洪武己酉卒天順辛巳壽九十
也考諱可達背公於娘鞠公于外氏以成者公
高其封若馬鬣題曰燕山左衛經歷者公之墓
稼軒示有初也塋西淋鄉之某原望之木已拱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六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七

祭文三十首

禱雨祭五方土神文代丁知縣作

六月不雨田苗將槁愆伏爲災孰非天造探殃
所由誰實召諸惟令不令斯民何辜神不宥過
某敢辭死願沛甘澤以緩赤子

禱雨告各神文代丁知縣作

邦有常祀祀爲邦主食民知報罔間今古神宜
惠民民實賴之彌月不雨苗則槁而某忝爲令

我民是軫敬祈神休蘇我民窘

謝雨文代丁知縣作

今令所急者簿書期會而已政教不脩何以爲
邑徒食七品之祿以在民上安能使陰陽和風
雨時乎故若某者履任以來未及一載惟不能
脩厥職而亢旱是憂幸賴天地神靈閔民之窮
降茲甘澤誠欣誠荷謹具牲醴用答神賜惟神
尚終惠之使永有年

祭大忠祠文代丁知縣作

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
青天下有黃壤不亡者存薰蒿悽愴維茲仲春
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祭菊坡像文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
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
不屑故能効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荷歟先
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清通朗徹貌予區區心
馳夢謁稽首丹青誓歎若接取彼神丹點茲頑

鐵庶幾百年不遠途轍秋菊之芳寒泉之冽奚
而薦之用表貞潔

告先妣林夫人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月己巳朔越廿又
一日己丑孝子陳某敢昭告于先妣林氏夫人
友人刑部主事蘭谿姜麟肅具香一束帛一端
俾告夫人之墓焚之以表哀慕之誠謹以茶酒
時饌用申虔告

祭先師康齋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
陳某被徵赴

闕道出劍江謹具牲醴告于先師聘君康齋先生
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猶在人之身盛則
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廢物咸亨太
和綏縕先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鍾河嶽之英其
當

皇明一代元氣之淳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
則因純公之言而發軔旣而信師道之必尊而

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奮起
之勇擔當之力而自況於豪傑之倫也先生之
教不躐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
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
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
極之渾淪弟子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
闕域彼丹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
其一二近似之跡描畫之又烏足以盡先生之
神某也生長東南樞趨日少三十而後立志五

十而水聞道今也欲就而正諸而悲不及先生
之存先生有知尚鑒斯文尚饗

祭太子少保朱公誠庵先生文代陶廉憲
作

烏虜公不爲矯矯亢亢以要譽於衆口而其端
方儉約以事乎其上者足以爲忠不爲烈烈轟
轟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清靜簡易以臨乎其下
者足以爲功昔者兩廣盜賊充斥自西而東韓
公率師擣穴攘兇兵由義勝民以盜窮公來繼

之以守易攻陰慘陽舒相爲始終甚矣公之厚
於民而薄於躬也一食之費必計曰民其不聊
生一役之興必計曰民其不堪命故人之遂其
生養者若赤子之慕慈母人之危於塗炭者若
枯槁之遇春風某奉韓律未弛我弓公曰撫之
敢爲異同知我任我寔惟兩公

天子以公久勞於外還公于朝齒雖落而志則雄食
雖少而神則充於是乎竭股肱之力而効臣隣
之職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
壽國家之命脉士以此望於公公亦以此自期
胡天之不憖遺俾公之功著於四方者雖成乎
昭昭之美而公之忠奮于廟堂者未底乎赫
赫之隆烏虜哀哉尚饗

祭誠菴先生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冬十二月壬申朔
越初八日巳卯門人翰林院檢討古岡陳獻章
謹具牲醴粢盛庶品遣子陳景雲致祭于誠菴
老先生太子少保朱公之靈曰於乎昔我抱病

造公戎府公曰時哉毋戀衡宇賢才用世小大有補長筇下山可以撐拄群龍在朝可以參伍皇皇仲尼與世爲矩獵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欲速爲戒自古再拜謝公不我色許短疏叩天歸寧老母公曰嘻哉不忘陟岵甲辰之春公委齋

斧

帝命還臺以親四輔炳如日星衆目所覩我貢尺書傾竭心腑公在廟堂當爲砥柱公去廟堂當爲鴻羽公攬臺網閱兩寒暑或弛或張或默或

語迹公所爲誰奪誰予萬石之鍾千鈞之弩我欲言之猶懼斧鹵胡天弗吊禍來二豎於乎公乎是謂卷婁豈惟門生匹夫匹婦遼哉柳陽欺我疾苦犬子執卮往澆墓土索紙題情涕下如雨於戲哀哉

祭袁侍御文

思昔南京傾蓋而語垂二十年君出我處君由進士宰邑太平再蒞宜興廉惠有聲遂簡霜臺來巡弊省未至而孚姦吏縮頸頃以公務過事

白沙夜闌秉燭相對咨嗟君病未衰我衰而病
進退存亡必得其正與君論易託詩以宣君口
不言豈不謂然除虐救民負荷以往止于龍川
其勞可想或云非也無疾而萎道路流言將信
將疑惟君英明夫誰敢犯苟得其正死亦無憾
君司風紀寔茂才猷天佑下民而不少留吁嗟
君苛民之司命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兼素之計
繼此亦聞海內知己存者幾人烏虜哀哉尚饗

祭陶方伯文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公攘
寇患于嶺西東百里大藩勞貫始終四十年來
枕戈卷甲力能誅夷威足鎮壓公在嶺表長城
是依公今逝矣人胡不悲某也於公雅匪朝夕
東望仙城有泪霑臆昔者枉棹扶病過予笑語
竟日放步徐徐將謂百年精力猶在別幾何時
忽此顛沛乖厓將去逸人復來一訣萬古豈偶
然哉世烈光前錦衣裕後俾公子孫世享其有
死生一致公何憾焉有未厭者六十五年惟天

命之窮達壽夭惟心安之泰山毫杪老病日益
跬步莫支敬陳薄奠以馮我私尚饗

祭顧勉庵別駕

於乎昔倅我邦公才獨優徃貳端陽實惠一州
通達萬變可期一而止于郡僚督府之薦公車
翩翩愈勵愈奮一病不起孰云非天少有抱負
受知當路衆論異同孰識其故晚節不虧浩然
賦歸進退可觀吾寧不悲一息不至今其已矣
神乎洋洋歆此誠意

祭丁知縣彥誠

嗚呼登賢名於甲榜與多士而並馳試牛刀於
小邑稱庶物以平施耻溷溷以希合寧戚戚而
謀私嘗錚錚以陷獄亦蹇蹇而亡危故法不貸
於豪右而惠可及乎孳孳汎掃淫祠綱維化典
載勸載懲條章顯顯雖小人之難化亦向風而
革面兩考於茲夙夜有常殷憂成疾二豎爲殃
方其在病斯民皇皇今其既往行路滂滂此見
好惡之公出於人心之天不容已君雖死而有

光念昔從游禮崇信篤旅魂何之遺孩在目扶
護者誰我力不足生死交情盡付一哭想英爽
之未亡故蒼蒿之可掬烏乎哀哉尚饗

祭黃君朴文

於乎逍遙乎半江之舟留連乎澤垓之酒回圭
峯以放懷唱竹枝而拍手秋月春花卷爲已有
何百年之未半與衆木而同朽大塊無心孰天
孰壽消息自然匪物有咎委變化於浮雲達榮
枯於棘柳有肉在俎有羨在豆公死如生薦滿

一斗

祭李磐石

公鄉之父兄行也子弟輩事公于茲有年矣公
坦直而不華約而有恒其中舒舒其於事得喪
無大欣戚又不作富家翁樣巾履雖極粗垢不
耻也凡公之事如此人之詭譎侈靡者孰不笑
之然公以此賢於鄉人遠矣嗚呼哀哉尚饗

爲景易撰祭劉氏外母文

於乎外舅之生二十八年奄棄之孤孰維其顛

恭惟外姑守一秉貞勤儉始終家用不傾男女
五人以母爲命爰有室家內外各正古之賢母
比德則同母於苑氏可謂有功自昔于歸迄乎
就木德亦可師功亦可錄於乎哀哉尚饗

祭伍光宇文

嗚呼光宇麗麗而強其執則固其謀則方惟其
篤於善也不忘乎一飯之頃故其向於道也寔
近乎數仞之墻予觀之于久矣予初爲人烈烈
亢亢其味桂薑人不敢嘗世之病予者謂子好

伐乖於和而軒於直予獨畏子感激而慷慨其
才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脫屣而人之
望之也若斷鴻天路之翱翔苟不纏於宿疾限
於短命而肆其力於學也又烏可量哉使其辭
煙霞而依日月展股肱而佐廟廊砥定海岳燹
調陰陽下撫黎庶上佐元良吾不知子之究於
用何如也至若犯顏敢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
批逆鱗之怒可以折檻干刀鋸之芒直而不回
死而愈光若是者非子之望而誰望耶古之祭

於進者聽其言若可信也觀其色若可壯也至於臨死生利害之變鮮不回顧而彷徨故士之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于其志之滅不滅而彰匪事之常藏而弗彰庸或可傷古之豐于才而嗇于命者多矣奚獨于哉惟其不待生而存兮故不待死而亡夫旣信其如此兮又焉論其行藏嗚呼光字其何可忘

祭容彥禮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己卯朔白

沙先生門人容彥禮之柩以明日庚辰發引將就窆于大田先生許爲之墓銘而未具乃命其子陳景雲持庶羞粢盛酒果致奠于彥禮柩前而告之烏虜士而好奇揆道則離士而無奇罔聞于時彥禮之生五十五年于茲矣彥禮之處乎宗族行乎閭里同不同者爲誰彥禮之希慕乎古而取法於今而誰與歸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知彥禮之墓吾將徵於彼以銘之烏虜哀哉

莫丘閣老文

於乎先生之志見於行事先生之言存於著述
既大顯於當年必有聞於異代其一病多年老
於林下足不至先生之門目不睹先生之書比
歲得所遺瓊臺吟稿纔一編而已而何足以知
先生之大全哉於乎有言依乎教有行槩乎道
行由教宣言以道傳沒而有知尚鑒斯言尚饗

莫何教授文

於乎生之謂來死之謂徃徃來之間奚得奚喪
河嶽星辰鼠肝虫臂小大則殊由其所遇載鳴
教鐸載典文衡引年而休於乎先生

莫舉人譚士直文

於乎士直遽至此耶天不與之年與之才將誰
咎耶彼碌碌者老無聞於世又何貴於年耶哀
哉尚饗

莫汪海北文

烏虜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自然世外衆莫能叅
氣雄萬夫德罔二三予何人哉爲公指南脩古

日新懷沙匪堪譬彼嗜味甘其所甘江門秋月
廬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
不酣從事數至命我則慙我賦白洋句不待探
可以立懦可以激貪雖有百鈞何足以擔擴而
充之奚適不堪烏虜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
四方誰無宇宙負大翼者其風必厚惡木道旁
往來莫覩昔人之交傾蓋如舊蓋不待傾金石
亦透天俾爾才不俾爾壽厥初受之今也奚
尚饗

莫梁貞文

於乎惟正思慕古之人師之非不足於才也歲
月未謝於呻吟回翔今之世行之非無其志也
科第未殫其胸襟昔之來也碧玉樓中指蒲團
而語靜今之去矣白雲何處想鶴駕以傷心果
司命之在天不可以人力勝耶抑所養之未至
不可委之命耶今館中之士求如惟正者守一
而歿蓋亦希矣薄俗移人始終殊歸不自知其
非也於乎哀哉尚饗

奠表兄何處素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四月甲寅朔越二十一日甲戌孤哀子陳某謹以特牲柔毛粢盛酒果遣子景雲等奠于表兄處素何君之靈曰當披髮袒跣之初聞兄之訃兄不幸屬纊與先妣同日某摧裂肝肺之餘無由徃哭烏虆哀哉烏虆痛哉兄年七十不爲不壽兄有二子不爲無後死生晝夜萬物芻狗復何言哉尚饗

奠謝伯欽文

烏虆伯欽知吾言否六十年中通家之舊親我事我栖栖自幼情若兄弟爲足爲手吾行東西不離左右矢心靡他乃君之厚庭有佳植雪霜爲寇如何弗顧身木已就遺憂孔深奚測奚究積善餘慶反躬可久苟無令人天損必受誰其憂之不負良友於乎哀哉尚饗

告羅一峯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某甲子白沙陳某應徵起赴京行過永豐謹具酒果庶羞告

于亡友一峯羅先生之墓曰嗚呼先生今曷爲
而往始曷爲而來處則歆歆之逸民出則文章
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而轟
動出群之氣殷百蟄之春雷知先生者儼先生
於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栢弗類及見目於榆
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摧存而知
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
所存其大者正君正

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

則至死而勿頽貧賤而不爲戚患難而不以回
成化己丑之夏予遇先生於南畿盍簪之讌忘
形爾汝旣三宿而後別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
贈予南歸之文予處先生草亭之什旣而各申
其戒曰我不枉已君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
死曹溪之約不遂麗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
仰望於何誰於戲惜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
之常也非予與先生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
醅尚饗

莫容彥昭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昭將歸窀穸遣子景雲持
炙鷄之奠告于彥昭之靈曰烏虜彥昭顏子之
壽過於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彥昭居吾門
不可謂不久矣四十一而亡不可謂夭矣已矣
乎吾將以悼彥昭者自悼而又以悼衆人乎烏
虜哀哉尚饗

莫容彥潛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潛之卒遣其子陳景易具

隻鷄酒果致奠于容生柩前而告之曰俯江流
而嗚咽望雲山而徘徊歎一生而已矣悵獨立
以興哀游好幾時音容未謝致奠一觴有淚如
瀉尚饗

莫伍光宇文

壬辰歲首月之二日某甲子白沙陳某過亡友
伍光宇尋樂齋撫物興懷潛然瀉涕遂命子景
雲持炙鷄絮酒奠于南山之廬而哭焉烏虜光
宇遽至此耶去年今日版築尋樂其聲登登隱

然在耳手植庭蕉上墻綠逐日新光宇何之斯
文一縷千鈞我輩三綱五典左顧右盼兩壁間
聯句想見當時負荷一段精神耿耿不滅天道
予善斯人也而不求年鳥虜哀哉尚饗

告伍光宇文

成化壬辰夏六月戊寅白沙陳某奉東于亡友
伍光宇之靈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某平生於
光宇至誠相與無異骨肉不幸光宇早世某在
何敢以死生相背凡百舉措一如光宇存時近

日家塾刊拙書真草百餘字與諸生臨寫尚有
板四隅匡郭未整欲借安仔刀斧一日又所卜
屋後山近請得李立武來看云此地三台落穴
有氣是可藏矣敢告新刊孔易來鶴亭詩并拙
作數首奉去真覽某再拜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七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八

賦二首

湖山雅趣賦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
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沂桐江艤舟望天台
峰入杭觀于西湖所過之地矚高山之漠漠涉
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
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
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烏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

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群彥撒百氏之藩籬
啓六經之關鍵于焉優游于焉收歛靈臺洞虛
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
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
樂亦無涯也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濛濛游氣
之真真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
其一哂而况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
車馬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
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嗟夫富

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
愧怍哉客有張璪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
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
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
竟去不復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
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止遷蕭節婦墓賦

昔兵戈之攘兇盜竒孰倭倭而握之符號令紛
其不一兮汨珠玉於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徇

而愆兮胡寧知耻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
毋我即帶兮毋我捫祛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
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肩刃兮貌凜凜其若蘇
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
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畝行路
嗟歎兮揭聲教於海隅蠢茲弗畏兮託日者以
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
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
於書

太學小試賦

明皇啓運兮我道其昌誕敷文教兮辟雍堂堂
斯道壁立巍巍兮于鄒魯而有光擁臯比兮而
樞趨衿佩爰命試而觀厥志兮匪予名之爲害
孰秉筆而肖象乎天工兮英聲播于成均嗟予
小子奚有於是兮抱孤蹇而無聞鞭古心兮自
趨拘世路兮孰隨不舍規矩兮聖與我而同歸
墻高兮宮廣進不已兮終吾身而鑽仰蟬蛻人
欲兮天命自全下躍魚兮上飛鳥善學兮知止

寧者彼倭倭兮比參毗之子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贊一首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
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
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
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銘四首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八年漢陰

抱甕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家廟鐘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爲神之依

丁氏祠堂鐘銘代彥誠作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鏗鏗震于無疆

改鑄邑譙樓鐘銘并序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
我民不信視此鐘銘 鐘始造模而丁侯卒惜

侯之志不及成此銘亡後有繼之者何以

考故錄之

啓四首

聘啓代兄作

伏以持鈍舌者必淡顏良易投於正土工巧言
者宜令色每見悅於常流蓋夙分之雅同豈強
能而苟比茲者幸遇尊親家鄭處士閎閎偉而
着眼高不鄙小弱弟某秀才章句踈而用心苦
是故聲氣之相感庶幾物我之相忘雖首院以
難諧必東床而獲選鄭高楊郭莘拔貴邑之甲

科馬聶鍾容徒竊弊鄉之商品適伴四姓敢贊
一言此不徃而彼不來陰則升而陽則降慙魚
緘之莫罄念鴈幣之宜將浩矣滄溟寧却一蹄
涔之水巍哉太華何辭五弓許之陵乞箋起居
用慰注仰謹奉啓不宣謹啓癸巳二月十六日
某啓

又

文啓伏以得陋巷顏一瓢趣味儘殊於俗尚著
清門羅三字品題蓋屬於鄉評惟此翁之可人

宜吾弟之有室始者曠十年而莫遇訪尋顧屑
屑於執巾茲焉比兩姓以克諧期待乃惓惓於
舉案正將求閨門之助必無忝伉儷之名至誠
斯合於天人素志何疑於夢卜片言賜允東帛
宜先懷素履而仰高山躋攀絕矣接清絃以奏
流水風韻悠哉謹奉啓不宣謹啓辛卯十二月
十九日忝戚古岡陳某薰沐百拜啓上親家豫
章高士閣下

請期啓代兄作

文啓伏目鸞膠續好麈幾無擇於高明鴈幣將
誠蓋已不憚於菲薄遂入芝蘭之室况逢桃李
之晨須傳采牘以求通當載墨車而攝盛斯文
未喪故事宜遵絕言資送之有無盡屬去來之
感應遲佳期之甚邇庶獲瞻依承至况之匪加
奚勝慄懼謹奉不宣謹啓辛卯十二月二十日
忝戚古岡陳某百拜啓上親家天水處士侍史
與李宗代凡作

文啓猥蒙不鄙弱翁某遂茲室家之願實吾子
之惠幸甚幸甚某以序次當爲主人不得詣吾
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劬於路而以歸羅氏
子于白沙某也則願吾子之終賜愛焉壬辰正
月二十又二日白沙陳某頓首

說五首

菊逸說

草木之品在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
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臭色高下不齊其配於人
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

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名之今之托於花者吾得一人焉吉水處士張某號菊逸蓋賢而隱者屈子曰食秋菊之落英陶子曰秋菊有佳色沍露掇其英皆以菊爲悅者也皆古之賢人也菊之美不待贊菊花之美而隱者也某之托於菊也亦不待贊

素馨說

草木之精氣下發于上爲英華率謂之花然水陸所產妍媸高下美惡之等蓋萬不齊焉而人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溺焉者也產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清而體白郁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餘亦花之佳者也好事者致於余余旣愛之遂益究其用取花之蓓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之又於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經宿以俟茗飲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於人雖不若麻纒之與菽粟然蓋亦不爲無用也人之資於麻纒爲其可以溫也資於菽粟爲其可以飽

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汲汲由用之可已也使是花之於人如麻縷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國其庶幾乎

大頭蝦說

客問鄉譏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

之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烹烹之而未能供一啜之羨者名曰大頭蝦甘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歟言雖鄙俗名理甚當然余觀今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鬪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未減譏取貧者又捨彼摘此何耶恒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

塞闔訟禁在法典沉酒異好則人之性有嗜不
嗜者不可一槩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
忘分才子弟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恥居人下
而雅不勝俗專事已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支
酬輿馬服食之用侈爲羨觀以取快於目前而
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十四五孔子所
謂難乎有恒者是也以爲不近刑而忽之故譏
其不能自反以進於禮義教誨之道也孳孳於
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
蝦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爲吝而以繩人之
驕非大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
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
則爲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
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
乎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
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着

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
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
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批荅張廷實詩箋十首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三章發揮
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願
與公共勉之三章僂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
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爲
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清老唱道歌云

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看第二
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
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
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
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似爲此箋發
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
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
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摸索爲
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何如有此

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真天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絕句諸詩事事比喻是老少牽強多少穿鑿也詩固有比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馬其失在人不在馬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詩從後定本統論好但非拙作所能當持以論

詩可矣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倣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尋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八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九

傳狀三首

羅倫傳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
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
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
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

一爲翰林脩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友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

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竒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

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甌粟罄矣
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
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
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
以居取給於壠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
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
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
如倫之才少賤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
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

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
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
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弘
治癸丑春三月旣望古岡病夫陳某撰

丁知縣行狀代百姓容珪作

侯姓丁氏名積字彥誠別號三江漁樵人世家
寧都之西關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
有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
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

補弟子員挺立不爲時輩所喜登成化戊戌進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潘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脩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爲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詔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峯羅先生雖素昧平生

然每思慕其賢計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以助葬事其尊賢樂善無間於存亡如此有中貴弟梁長責民償逋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大趨令侯於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旣寘于法復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

于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董變化其氣習嘗爲民辯冤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爲侯解侯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慎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筭民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

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侯爲處當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民窮於侈且僭侯爲申明洪武禮制叅之文公冠昏喪祭之儀節爲禮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爲衆

所推讓侯於元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
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
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侯周視行列必極
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
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峰絕頂築壇禱雨時當
皓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
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
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
暑跪壇下衣溼浹腫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

衣畧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衣
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
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
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
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
所敬事者惟脩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
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跡顯著之大者一
念終始在民旣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
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于官侯生正統丙寅十

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
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曰某生於公卒之五月女
二俱幼侯卒之日民相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
嫗夜哭于家鄰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了
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
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
過也珪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爲
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成化丙午
秋七月

伍光宇行狀

君諱雲字光宇系出汴梁伍氏先世仕宋爲嶺
南第十三將曰氓之子始來新會至君爲若干
世世爲士夫家君自少軒整有志於世無所屈
讓與人語惟其所欲言語輒語必竭乃已或忤之
爭必務勝人有善好之若出諸已已所欲爲必
以強人爲之垂四十始交於余余之所可君亦
可之余之所否君亦否之惟余言之適從南山
之南有大江君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

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
君乘艇獨釣或設茗招余共啜君悠然坐艇尾
賦詩傲睨八極余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嘯飄飄
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所居之北爲巖
亭高不盈一丈其中閔寂視之窈如也而君以
夙疾未除齒髮日耗其爲學也蓋不能無日暮
途遠之憂便杜門息交不擇遠近爲趨舍凡平
居一切與往還者皆抗顏謝焉入處于亭焚香
正襟趺坐竟日聞者異之別於白沙築草屋三

間號曰尋樂齋與巖亭往來居之蓋自成化庚
寅之冬至明年首夏凡四閱月無日不在尋樂
始與家人約云吾不可去白沙吾其齋戒有事
於家廟吾疾作須扶持吾乃歸一日二日小健
吾當返慎無以家事累我旣而果如其言學主
力行與之語雖不便了而能鞭策益力肯擔負
矻乎不移前此惟務意氣勝人不自覺東凡出
藩籬事亦無所不爲至是痛自懲艾痛自改革
嘗激昂厲聲語云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

夕約已以進有所弗及無所憚劬焉間與余論
爲文必曰黃涪翁題摹燕郭尚父圖畫之論書
曰兔起鶻落法語也知畫者必知書其惟蘇長
公乎至於詩則謂唐以下多近體古詩冲澹之
流吾其陶處士師乎凡此項皆君篤好而願爲
之及其卒也十九無成則亦慨乎歲月之已晚
而其力之所及有未暇焉耳君篤於事死之禮
謂斯禮之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籩豆之費則
不省者有以藉口乃告於季父絢洎伯兄裕割

田若干畝以供祀事權以所居第爲祠有事於
此必誠必敬月旦十五日君率以夜半起衣冠
端拱立祠下以俟尊幼男女咸來無或敢不虔
歲辛卯秋始大營材爲祠當病未亟時尚日經
度茲役將諏日始事語人曰吾息奄奄吾旦夕
死不可知惟是祖考之神所棲未有定處吾深
懼焉雖存一日不敢怠語斯須未畢痰湧出喉
中滾滾不絕如縷日夜且數升親舊憫其如此
咸勸之令止弗聽卒之前數夕焚香秉燭招余

與訣父兄弟具在直云雲薄命雲負先生數
日遂卒卒之時年四十又七實辛卯十月十八
日也君娶某氏無子裕以其次子秉中爲君後
云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九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十

題跋共三十六首

跋清獻崔公題劍閣詞

萬里雲岡成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
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烽鏑天道久
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
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
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惟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歸夢到家山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輩菊坡先

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鎮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
曩夢拜公坐我于牀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
之仰視公顏色可親一步趨間不知其已翱翔
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
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烏虜古今幽明一理人
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
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弘治甲寅十
月白沙陳某識

書思德亭碑後

成化八年壬辰夏廣右陶公由吾邑長進秩憲
僉六年考滿如京師將行也諸父兄相與携思
德碑文一首請予請文以贈曰將以是考也諸
父兄坐既定予撫碑歎曰嗟夫昔壬午之冬寇
忽大至城下民被剽掠死者甚衆公方備寇于
外報知哭徑歸及郊哭入城呼士卒慟哭撫之
告以滅賊皆感激增氣捐軀赴難震動一邑此
吾與諸父兄所共見也賊益充斥公由是建子
城與民固守又量地遠邇連爲營以塞四境要

害設守備之法內外戒嚴賊不敢犯民到今賴之凡使吾兄弟妻子得免流離老稚謳歌田里與鄰壤異者公也公有識慮善揆度其所施爲事務實而不爲虛文故能取必於此經歷久遠民受其賜而公之功有成此吾與諸父兄所共知也公家廣右之鬱林去賊近吾邑在吾省之西南近省多饒資民賊利得之每歲入寇公遏之賊不得逞退過公先塋衆賊將伐木取坏土以懼公賴忠烈之靈震怒在天賊尋畏不敢近

嗚呼此公捨一家之危以易一邑之安吾與諸父兄所共聞也夫是三者之難能公實能之以惠吾民吾民所以頌公之德在此一片石則或聞之而不言或言之而非專豈諸父兄與作碑者之意耶公爲縣久其有勞於吾民不可具書蓋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竒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之運人不可得窺故尤不可得書可見者跡之

顯者耳書其跡而民莫不信余是以冒言之以
補碑之弗及若夫述職贈言以勉當道此僚友
之分君子之任非吾與諸父兄之宜四月五日
白沙陳其識

書韓莊二節婦事

烏虜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
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
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
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

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
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故
臨遇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故不能於此然
則從事於詩書反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
其性何邪是必有所以然者學止於誇多聞靡
而不知其性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
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予讀二
氏之辭有感故錄而載之辛卯夏五月四日病
中捉筆

書孔高州平賊詩卷後

王別駕所爲孔高州平賊十二詩并圖說余覽之歎曰嗟夫太守誠有功於民也太守今進秩憲副使其視民如傷必不偏於一隅安於一日以爲足吾意憲副之賢勞謙而不伐雖有同時詠歌之美蓋未知其果樂聞之而首肯否雖然或亟稱之必深願望之亦君子所不能已於言也成化辛卯冬十月朔旦古岡陳某敬識

書蓮塘書屋冊後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予訪予友莊定山於江浦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菴三人相與論學賦詩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先生與予同事吳聘君予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士性及其高第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還往居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卧病慶壽寺之數人者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之勝會也侍御示予蓮塘書屋圖山雲水石竹樹陰翳恍然若蓮塘之在目藹然絃誦之聲盈耳也

予玩而樂之謂侍御曰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
茂叔濯纓於濂溪而世濂溪程叔子著書於龍
門而世龍門朱晦翁講道於考亭而世考亭今
婁氏居蓮塘宜世蓮塘使蓮塘之名有聞於天
下後世者婁氏也使婁氏有聞於天下後世者
婁氏自爲之非蓮塘也蓮塘之遇不其幸歟濂
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
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
之所脩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

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
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
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爲邇孰
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爲要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
曰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子
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予

以景泰甲戌遊小陂與克貞先生先後至凡克貞之所脩而執之者予不能悉也書予說於蓮塘圖侍御質諸克貞先生以爲何如

誠子弟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里中有以彈絲爲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旣可鄙矣傳及其子託琴

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恥與爲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爲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旣無高爵厚業以取重于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所以歎成立之難也汝曹勉之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况自古

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脩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諸君亦宜念之辛卯四月十九日示

手帖

讀一之自罰帖所謂喜三代之犧羊猶存也此

舉雖過然究其爲心蓋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
實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
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
錄算一過諸君其誌之某筆辛卯夏五月二十
八日

喻塾中帖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某今日方曉待深之之道
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
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請自今後朔望

免禮諸生在塾中者亦不勞進揖容珪持此紙
往喻俾悉知余意壬辰六月初三日石齋書

與容珪帖

絢等雖在門墻其與拙者之意實未相接徒以
名分相繫爲羨談耳雖然賢於吠雪者多矣廣
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
意乎壬辰六月日石齋書與容生

又

璿疾何如昨晚聞頗增劇甚懸懸也某自五羊

歸後厥疾又作比日正畏風不能跬步日夕緣
此作惡奈何奈何若有便但勤報札為感聞此
疾發萌于前日舟中區區不勝愧歎之至壬辰
三月二十日書付容生

又

某小恙不足慮旦夕耿耿正壻憂耳得此耗甚
喜甚喜但須仍以小愈為戒懼尋醫為合藥檢
方凡百可以療此疾者宜悉心圖之至囑至囑
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某書付珪生

書一之自罰帖後

此帖某實命之而云自書者貫不自以為過導
之使知悔也貫之此舉某初蓋以為可卒歸於
貫者貫主之托始於貫謀事衍義規畫無度皆
貫之失不容於公議故與士友共責之而不得
私焉其不可自恕者謹以書諸日錄矣自罰必
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為恨復深責望之昭
仁示義殆亦孔門鳴鼓之遺意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逮其晚年進德極於高遠未

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則貫
其可侮哉辛卯七月二十二日石齋書

漫筆示李承箕

昨夕樓上聞雨聲澎湃睡不能著枕因檢會鄉
里平時還往人十亡七八中間年及七十者才
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蚤晚死者恒多鳥虜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
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
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

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
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
歲月固不待人也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
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
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
足稱也學者能辯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
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

子豈欺我哉

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蹟卷後

張宣公城南雜詠廿首考亭朱子爲和之楊鐵崖評其詩謂宣公有古風思緻於考亭惟曰朱子之辭不敢評其信然耶抑別有所指不欲盡發之耶昔之論詩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近代之詩遠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後生溺於見聞不

可告語安得鐵崖生並世予將叩之其亦有以復我耶鐵崖補書宣公詩與文公真蹟併藏沈氏都憲公書來俾予題予旣未及見因附論鐵崖之後如此云丁巳夏四月

跋梁曉挽李唐詩

曉爲詩悼李唐唐卒未娶無顯然悔尤皆以爲幸然曉之於唐旣送其往復迎其來何曉之不憚煩也造化固無是理矣但如曉說苟無聖人之德而有妻子之累雖曉不能以一日活世間

况於唐乎曉之爲人謀亦踈矣曉乎其自處可也壬辰五月二十七日石齋書

跋張聲遠藏康齋真蹟後

先師康齋遺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春三月行李出北京是日次于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鏐一見驚絕閱之竟日不目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某憐之割一紙是歲六月過清江以手書問先

師尚無恙也明年秋鏐書來求跋又二年壬辰二月豐城友人始以訃來先師之卒在己丑十月至是三易歲當鏐求跋語時屬纊來一年矣烏虜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字一辭不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其丰采而得其爲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某猶望此於百世之下况其邇者乎後生可畏鏐其念諸壬辰五月十二日門人古

岡陳某謹識

跋漳州功德碑後

漳州姓張之瑣字德潤別號兩山居士番禺人謂之父也

讀漳州功德絕句云罷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
自此碑間郡人欲識蒙菴老也傍斯文捉一班
作碑者林蒙菴曩於京師見其人慎許可人以
是信之今直靠他作證明師也蒙菴見拙詩想
爲抵掌但未知肯勒於碑陰否也古岡病夫陳
某書

論詩不易

宋歐陽文忠公最愛唐人遊寺詩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又愛一人送別詩曉日都門道微
涼草樹秋云脩平生欲道此語道不得朱文公
謂今人都不識此等好處是如何二公最知詩
者也後人誠未易及如此兩聯予始因歐公歎
賞之至欲求見其所以妙如歐公之意了不可
得徧問諸朋友無知者徐取魏晉以下諸名家
所作凡爲前輩點出者反覆玩味久之乃若粗
有得焉間舉以告今之善言詩者亦但見其唯

唯於吾所已言者而已吾所不言者彼未必知也夫然後歎歐公之絕識去今之人遠甚而信文公之言不誣也噫詩可易言哉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予既書婁克讓蓮塘書屋圖後蔣世欽繼之以大塘書屋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既以答世欽世欽少之予乃寃言詩中之旨首言大塘書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頤聯言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

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頤聯言大塘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未嘗借方士之丹以喻吾道之丹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拙見如此未知是否然予於世欽不可謂無

意矣所病者辭采不足以動人耳世欽胡爲而少之予以世欽厭夫學文字章句之學者勇於求道不耻下問於予予是以重言之謂予俯仰於時姑喋喋以塞夫人之意非予所以處世欽也

速完丁知縣廟疏

立一祠旣以表茂宰之賢又以見吾鄉尚德慕義一唱百和視死如生又孰不咨嗟而歆羨其美耶且報往可以勸來此祠立後必有聞義而

興起者問所由來鄉諸父兄子弟不忘舊令之德章與有榮矣幸甚幸甚即辰春日布和工匠畢集其告諸義士及是時慨然念此舉之不易發誠心而共濟幸無辭曰姑俟來日區區不勝至禱弘治丙辰正月廿八日書與文都行之

題桂陽外沙朱氏族譜

成化十八年七月己巳白沙陳某見右都御史桂陽朱公子蒼梧明日公命飲于燕居之堂公之季子守賁洎諸孫侍側公命守賁琴三行酒

畢公出一編相示題曰桂陽外沙朱氏族譜周武王時曹挾封于邾其後因封爲氏去邑爲朱世次闊遠莫詳但云曰毗者來居桂陽是爲外沙之始祖蓋毗之後盛於廊木顯於外沙也見於譜者始祖以下七世缺焉至外沙始詳矣外沙之世更始于保祖至公爲十一世世有舊譜公之世父前交趾諒山通判思巷與贈都御史公之考思諫脩之成之者公也公子五人予所知者守孚今爲秋官郎中昔公示予守蒙之文

復誦其詩曰是嘗有意於白沙者守賁彈琴於我側朱氏子孫知其後將益大也公生五年而孤能自樹立由名進士歷至大官敦大清儉爲政鎮靜若無所爲民被其澤而莫知爲之者光前振後公之德大矣子孫世守令緒益裕如卽中兄弟其庶幾乎公俾予題余不文記所見一二以俟後之修譜者

書鄭檢討所編劉閔手札後

此吾翰林鄭先生廷綱取其平日所得於其友

劉閔子賢手書會而編之以爲此卷子賢嘗以
孝行聞於鄉之人今閱此卷意其天資可與其
學而鄭先生不没人善也皆可敬中間一簡告
鄭先生以處貧之難吾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
無所於謀也三旬九食亦昔人之常事必不得
已而干人雖謀於鄭先生可也而徒告之難鄭
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觀者疑焉雖不以編入
可也成化丁未夏五月

書鄧政求濟帖後

於乎勢利爲市朋友道絕昔人所能者例不可
望於俗輩政之號不足於余固其所矣惜予貧
且賤無以副政之請此昔人所謂旋渦底佛安
能林落水羅漢不然余之所欲濟與所識求濟
於余者多矣豈獨政哉雖然政於余無一日之
雅奚以亮余之能惠予負政多矣十室之邑尚
有忠信如夫子政其廣求之必得一士如予而
無予之貧賤政其庶幾乎撫紙太息書其後歸
之壬辰五月日

書玉枕山詩話後

余又有回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疎鐘雨
後天愁久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不買南安酒留
充玉枕錢床風無意緒吹斷藥爐煙第三聯亦
以玉枕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
東海平日自謂具雙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
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
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瀛洛關閩
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

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假論
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呵太
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
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爲晏嬰
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噫成化壬寅九月二
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橫浦驛讀東海先
生玉枕山詩話秉燭書此于蘇君卷中

書鄭巡檢詩卷後

吾邑沙岡巡檢鄭榮官滿告歸持此卷過白沙

乞詩榮甫人也壯而仕老而休賢於不知止者
予既贈之詩復錄近作七絕於此甫有大理黃
先生故人也榮見問我以此卷呈之

題吳瑞卿采芳園記後

歲云暮矣冬雨淒淒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
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爲將以遺所思所思在遠
道天寒日短誰爲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陽
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衆
芳汎汎輕航駕言出遊不泥一邦雲龍風虎其

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赴壑之水汨
汨洋洋不亦深乎瑞卿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
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翺
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猗歟休哉瑞卿戊
午歲冬至日石翁題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後

別駕余先生命余題中流砥柱圖余讀彭秋官
序文雖非正說此圖而意已足未舉元貞事一

段結褻尤警策有力故予倣其意而切言之蓋
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乎於別駕非相啖以
利者也故不爲諛辭其辭曰使君使民不厭真
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爲訕信死生
爲感欣而以嗜欲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
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偶書遺湛民澤龍其曰高遊羅浮者

仙人譚景昇詩云蓬萊料想無多路只在譚生
拄杖前羅浮海上山葛仙治之真蓬萊哉方竹

君入手振之鏗然有聲上撐天下拄地四方惟
意所如諸君即日東遊度鐵橋登飛雲坐黃龍
嘯明月是真神仙矣譚生豈欺我哉久矣吾夢
長髯翁遺予羅浮山畫四百三十二峰一囊括
之開半面以待遊筇之入

次王半山韻詩跋

一日忽興動和得半山詩一十八首稿寄時矩
收閱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余嘗愛看子
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

淺但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歎聞者便自
鼓舞方是到也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
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
也大槩如此中間句格聲律更一一洗滌平日
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作詩
亦正用得著也批判去改定乞再錄來見示爲
幸稿中有工拙請下一轉語以觀識趣高下可
乎某書

書和倫知縣詩後

屠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
於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雖
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韜
光內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
耳非混於酒而飲者也烏犀安得見古醉鄉之
迹以與之共飲哉

送張方伯詩跋

某嘗謂作詩非難斟酌下字輕重爲難耳如此
詩第五句清字旣研于心又參諸友左揆右度

終不可易而非公九載之守不渝某亦豈敢孟浪蓋一字之下其難如此詩其易言哉謹識

蒼梧紀行

六月丁未發白沙已未至白泥書留別緝熙詩
陳冕從行庚申日晡艤舟七星巖擊石鼓巖戶
没于潦舟隨來巖上索石題詩秉燭書之甲子
過三洲巖潦至徑絕不可遊過麻墟入德慶峽
和尚石皆有詩戊辰至蒼梧有寄陳庸潯州詩
明日謁都憲遂徧詣兩府會按察僉憲翁侯謫

北流簿都給事黃坦廣西叅政黃埴僉憲肅蒼
壬申別蒼梧與伍伯饒復遊三洲巖看林光陳
庸張詡題名癸酉訪楊叅戎於肇慶明日抵家

書法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
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危而不憂此吾所以
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
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竒溢焉以正吾心
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癸巳

九月石齋書

韻素深立而聲本真意氣而音益以五音以
韻字精也法而不固舉而不流海而愈之固而
海以變乎也聲也聲也聲也聲也聲也聲也
于書聲分也法也法也法也法也法也法也
書法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十

韻素深立而聲本真意氣而音益以五音以
韻字精也法而不固舉而不流海而愈之固而
海以變乎也聲也聲也聲也聲也聲也聲也
于書聲分也法也法也法也法也法也法也
書法

卷之四

卷之四